

安江事件

叶辛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東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安江事件

叶
辛
—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东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江事件/叶辛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060-7143-7

I. ①安…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5559 号

安江事件

作 者: 叶辛 著

责任编辑: 莫贵阳 成 瑞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143-7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内容提要

安江市政协主席贺兴雨在一个清晨突然坠楼离世，省市公安机关动用了所有的手段，也查不出贺兴雨意外猝死的真正原因。相反，越往下查越显疑点重重……由此，这一“安江事件”引出了一段特殊的历史。

翻开那一页沉重的历史，我们看到历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安江事件”：在一个血淋淋的舞台上，悲剧一幕接一幕上演，而所有的人们都在认真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虔诚的、盲从的、狂热的、残暴的、甚至心怀鬼胎的，本书细致地描绘了那个特殊时代里的众生相和各种人物各自不同的命运。从而用艺术的形象和贺兴雨的命运探讨了“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源。

历史与人们一起成长。

一些人被历史的大火烧为灰烬，一些人从绝境中复活。一些人带着隐恨而死去，一些人带着伤痛而活着。

历史就是这样走过……

叶辛在对历史深度的思考和对人性的诘问中，用长篇小说的艺术形式，探讨了“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产生在中国土壤上的深层次原因，从而使这部长篇小说具有分外沉重的历史感。

历史，
有足够的耐心，
等待真相。

—

田健决定要去采访安江事件。

作为一个大器晚成的小说家，他已经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他的一部长篇小说《蓝月亮》刚出版单行本，首印一万五千册。尽管他对这个印数并不满意，可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告诉他，他们的总编说了，现在这年头，网络文学来势凶猛，盗版层出不穷，长篇小说首印超过一万册，就可算是畅销书了。

宣传得到位，小说反映得不错，使得省城里发行量比日报还大的晚报，开始有选择地连载《蓝月亮》。

晚报到底是进入千家万户寻常百姓家的，读他作品的人更多了。尤其是周围的同事、朋友，过去的老同学，甚至原先一块破案的刑警，见了他都要说起《蓝月亮》。这么热烈的反应已经传到了省电台，电台小说连播节目的编辑已来找过他了，说只要他同意，电台就组织省内优秀的演员，来演播他这部新作。

尽管电台有言在先，连播小说是不付稿费的，他还是欣然答应下来，让电台根据他们播音的要求尽快制作播出。

想到电台里会播出《蓝月亮》，每天都会在播出前和播出后，都申明这是田健的作品，这有多带劲儿。

对于提高他田健的知名度，无疑是大有推波助澜作用的。

高兴归高兴，田健毕竟已是中年人。懂得见好就收，懂得不能得意忘形。

这当儿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省城一段时间，消失一段时间，让人们围绕《蓝月亮》议论去。说他们的，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他则去得远远的。

于是他向主编提出了要去采访安江事件的要求。

主编欣然答应，田健就想这么悄悄地离开省城，前往安江。

没想到主编把他的决定给宣传处汇报了。想想这也正常，法制报主编本身就是宣传处副处长，他去宣传处开会，把田健要去安江的决定给处长说了，处长也说这是大好事，田健如今是个名作家，又是干刑警出身的，出马去采访让人议论纷纷的安江事件，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政治部是如何给省厅主要领导汇报这件事的，田健弄不清楚了。总而言之，主管刑侦的常务副厅长石晓东约田健谈话了。

谈话的要点只有一个，在采访的同时，尽田健最大努力，搞清楚安江事件的主人翁贺兴雨的真正死因。

至今为止，贺兴雨之死，还是一个悬念。这对石晓东来说，既是一块心病，也是一辈子干刑警生涯的一大遗憾。

喝着名为雾山滴露的茶，知青出身的石晓东向田健坦然地摊开双手，皱紧眉头，用饱含着情感的语气道：“连贺兴雨究竟是他杀，还是自杀身亡，我们都讲不清楚，我这个一辈子干刑警的，内心有愧啊！”

为了表示对田健这次采访的支持，石晓东还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田健，对他说，采访中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打电话来。他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帮助田健。

田健顿感自己的这次采访，责任重大起来。多年前在区局当刑侦大队长时，石晓东是省厅刑侦总队长。后来他因腿伤治病，伤愈后转到法制宣传处，一边养病恢复伤腿，一边学习写作，而石晓东升任副厅长，主管刑侦的常务副厅长，全省上下，有多少大案要案得操心，没想到对他这个昔日老部下的

一次采访，他还那么挂在心上。要知道，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大案，都还有两个没破，压在他肩头呢。

田健表了态，一定运用他熟悉刑侦业务的知识，全力弄清安江事件真相，给贺兴雨之死，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石晓东朝他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那一缕笑纹还没完全从他嘴角消失，他压低嗓门说了一句：“实在弄不清楚，能为你又写出一部好小说来，也是收获。”

田健一怔。

没想到石晓东一针见血地说到了他心底深处。

作为一个过去的出色刑警，今日正在崭露头角的作家，他之所以提出采访安江事件，其真正的目的和企图，固然有搞清楚事件真相的考虑，而即便由于事件的扑朔迷离难以使得真相水落石出，他能掌握安江事件的众多细节，那也是一个收获。他可以利用这次深入采访的素材，写出一部比《蓝月亮》更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同样不虚此行。

毕竟，他现在的职业是法制报刊记者，一个作家，不承担破案任务。

田健比原来更认真地作着安江之行的准备。他查阅了贺兴雨死亡的有关案卷，翻看了关于贺兴雨之死的有关报道，搜索了当时网上的种种议论和反映，还特意走访了刑侦总队当时赶去安江指导查清事实真相的处长和破案痕迹专家。

他以为准备的愈充分，对自己到安江以后弄清事实愈有好处。

没想到，他接触这一事件越多，越觉得贺兴雨之死像一潭死水，摸不着头绪。相反，越往深处听，心中越没底儿了。

就在他决定第二天动身，到安江实地查看现场，再找那种感觉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召见电话。

电话是退下来的省政协副主席欧阳中打来的，政治处传过来的话是，欧阳副主席请田健下午三时到省政协的聚伴茶室品茗聊天，聊什么，有什么要求，该准备点啥，政治处都以一句你去了就知晓了作答。

田健知道欧阳中，他是一位学者型的专家，当年是代表他所在的民主党派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的。尽管他已退了下来，而且他代表的是哪一个民主

党派，民盟民建民进，田健都搞不清楚，但田健仍然清楚，人家是副部级干部。召见他毕竟是有事儿！

固而他在下午的二点三刻，就到了聚伴茶室。这地方田健来过，当时开出来的时候，是为政协委员们有个优雅的环境，交友联谊，喝茶议事，接待会客，没想到由于经营得法，价格相应，特别是布置得颇有品位，书香气浓郁，深受省城里各界人士的青睐，尤其是文人雅士，一有啥碰头聚会的事儿，自然而然就约到这里来了。田健就是被《蓝月亮》的责任编辑，约到这里来商量修改稿子的事宜，喝过两回茶。

他以为自己提前来了，没想到欧阳中来得比他更早。刚走进聚伴茶室，田健正在左顾右盼，一位比他年轻一点的中年人迎上前来，礼貌地主动打招呼：

“你是田健先生么？我是省政协办公厅的，我姓林，小林。欧阳副主席已经在 201 等你了。”

说着和田健握过手，带头走向里侧的楼梯，引田健上楼。

201 室是个布置得古色古香的包间。田健一进去，欧阳中就把手高高举过头，热情招呼道：“小田，快来坐，坐这儿。”

田健在电视上见过欧阳副主席，只是觉得他比前几年略显出老一些，鬓角上多了点白发，并不陌生。记忆中的欧阳副主席并不胖，现在坐近了，田健还觉得他瘦了些。唯独嘴唇上那两撇浓厚的黑胡须，仍是那个样子。

小林引服务员进来，给田健送上一杯茶，并把灌得满满的一壶茶放在桌上，两人双双退出去了。

欧阳中端起白瓷杯，对田健说：“来，喝点茶。这是省里面引种的白茶，是从浙江引的种。安吉的茶师喝过这个茶，说比安吉产的茶还要好。他这句话一说，好了，现在这茶的价格定得比安吉白茶还要高。你品一下。”

田健看着白瓷杯中舒展开的茶叶，确有股诱人的形态。端起杯子喝了一口，真有点不同于其他茶叶的滋味。

欧阳中的两眼盯着他，问：“怎么样？”

“好。”田健不懂茶，不过滋味是好还是不好，他还是喝得出的。“有滋有味的。”

欧阳中笑起来了：“和20年前一百万亩茶园相比，现在全省茶园种到了三百七十万亩，三五年里还要发展到五百万亩。是大好事，唉，农民们可能做梦也想不到，种茶叶能致富。”

到底是省部级干部，一说起来，哪怕就是种茶，也是放眼全省，站得高，看得远，视野开阔。只是，田健一边品茶，心头一边纳闷，欧阳副主席喊我过来，莫非只为谈茶经？

他仰起脸来，墙上一副对联，字写得十分秀雅，也是关于茶的：香茗一壶聚知音，平生知己有几人？

从楼下，还传过来弹奏得十分悠扬的古筝，真有点儿高山流水的韵味。

“听说你要去采访安江事件？”

一点没有预兆，没有转弯抹角，欧阳中突然从茶叶的话题，直截了当地提到安江事件。

田健只觉得有点猝不及防，他连忙点点头，说：“欧阳副主席有什么指示？”

“没指示，没有指示，绝对没有任何指示。”欧阳中连连摆手，重复着说：“我只是听说了这个事，有点儿想法。这个事，贺兴雨之死这个事，至今也没个明白的说法吧？”

田健听得分明，明白两个字，从欧阳中嘴里吐出来，他加重了语气，放慢了语速。

田健道：“是的。”

“我不懂你们破案的思路和逻辑，”欧阳中摆了一下手说，“我了解了贺兴雨之死的全过程，只想对你们说一句话……”

“一句话？”

“对。就一句话，要真正弄清楚贺兴雨的死因，恐怕要联系到安江事件。”

田健的双眼陡地瞪大了。欧阳副主席不是在同自己绕口令吧？贺兴雨之死，虽然只是一个人的死亡，鉴于他死之前是安江市政协退下来的主席身份，又鉴于始终定不下他的真正死因的复杂性，人们才习惯地把这件事称作安江事件。现在欧阳中怎么又说要联系安江事件呢？

田健的脑际迅速掠过一个念头，欧阳副主席是不是年事已高，脑子有点糊涂了？贺兴雨是市政协主席，他是省政协副主席，他们共过事，破不了案，他对贺兴雨的死耿耿于怀，老想着这事儿，萦绕脑际，于是……田健在来会面之前，上网查阅过欧阳副主席的简介，他记得欧阳副主席今年高龄75了。

欧阳中似乎看穿了田健的心事，他定睛瞅了田健一眼，抬起手来，朝田健晃了晃问：

“小田，恕我冒昧，你今年贵庚？”

田健愕然，怎么我在想他的年龄，他却反倒问起我的岁数来了。他急忙答道：

“我40，40刚出头……”

“难怪啊，你是不晓得安江事件的。”

难道，难道还有一个安江事件？

田健没有问出口，欧阳中感慨地轻吁一声，既像是对田健，又仿佛在自己自言自语地道：

“岁月，真是会冲刷掉一切的呀！”

田健仰起满腹狐疑的脸，望着欧阳中。

“和你一样，”欧阳中放低了嗓音缓缓地说：“当年，我核对过安江事件的数字。”

“数字？”田健心头道，原来只是数字，并不涉及案件。

欧阳中垂头瞅着白瓷杯中的茶叶，一字一顿地说：“核对安江事件死亡人数的数字。”

哦，原来也涉及人命。

欧阳中的脸仰起来，坦然望着田健，问：“听说过三年自然灾害吗？”

“当然。”磐县农村出身的田健应道：“老人们时常说的，饿饭年辰。”

“是啊，饿饭年辰，我说的安江事件，就发生在饿饭年辰。”欧阳中说话的语气低弱下去，田健看到，欧阳副主席的脸仰起来了，他微眯起双眼，浓眉毛下的那一对眼睛，透出的竟是无尽的忧伤，眼角的皱纹，也重重地皱叠起来。田健心里说，乍一眼看欧阳副主席显得年轻，坐近了细瞅，还是老了。不上他那个年纪，目光里透不出那股充满沧桑的意味。欧阳说话的声气顿时

放慢了：“小田，要不要给你上点心。这里啥子都有，馄饨、面条，那种龙须面，细细的……”

“不不不，”田健急忙摆手，法制报几个同事为他送行，一顿饭吃到近二点，他哪里还吃得下东西：“欧阳主席，你想吃，我喊服务员来。”

欧阳中慢悠悠地向他摆手，凄然一笑说：“是啊！现在的人，哪个稀罕吃东西。可在饿饭年辰，饱饱地吃上一顿白米饭，是多少人在那几年里最大的梦想。下乡去我在农中教过几学期的书。有一次问学生，毕业后最想干的是什工作，一个学生举手站起来，很庄重很严肃地回答我，他想去饭店大食堂里烧火。我吃惊地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活儿不重，却可以保证顿顿吃上白米饭，还可以把饭锅巴带回家，让老人吃。”

楼下古筝弹奏的乐曲悦耳地传来。田健心头忖度着，欧阳副主席天马行空，从茶叶讲到贺兴雨之死，又从贺兴雨之死扯到饿饭年辰，那是50年前的事了，和贺兴雨的意外死亡，会有啥子关系呢？他耐下心来，望着欧阳中。

欧阳中在椅子上坐端正了，双手扶着藤椅两侧，以回忆的口吻道：“是啊，一晃竟是50年了，半个世纪前的事了。也许你会以为，这是陈谷子烂芝麻，提它干什么？”

说着，欧阳中揶揄地望定了田健。

田健心头暗暗称奇，怎么我脑壳里头想些什么，欧阳副主席全能猜得出来。他也坐直了，诚挚地回望着欧阳中，道：“不，不！欧阳副主席，我没那个意思。你说，你尽管说。”

“我是省财经学院1958年的毕业生，那年头，大学生要下基层，我给分配到安江地区计委工作。报到以后，就参加大炼钢铁，嗨，正是大跃进的高潮，到处建土高炉，处处热火朝天啊！”欧阳中说起了自己的青春年代，田健心中暗暗叫苦，龙门阵这么摆起来，恐怕要讲到天近黄昏，他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人，对没出生之前的事毫无印象，不过青少年时代，父母经常说及饿饭年辰，他听说过一些，印象最深的，就是父母说的，路边的树皮都扒光了，树干呈现白生生的一片，在凛冽的寒风中颤抖，第二年，这些树全死光了。那年头的人普遍吃不饱，挨饿是常有的事，饿得太恼火了，有的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起不来啦！人死得多的村寨，埋都来不及。

小时候听父亲说到这里，田健忍不住要问，后来呢？

后来，后来……在群艺馆工作，写一点诗的父亲田麦回答他的话时，目光游离着，说话吞吞吐吐，后来就被饿慌了的野狗拖走了。说话间父亲就会转过脸，背过身去。

但也仅此而已，对于田健来说，这些都是听来的，印象并不很深。不晓得欧阳中又会说些什么。

“炼了几天的钢铁，我被叫回机关。”欧阳中接着往下说：“地区计委也忙啊，人都去大炼钢铁了，那时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敞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干活’。嘿嘿，呆在机关的人，一个就要顶几个干。那年头全国放卫星，争相地放啊！计划经常要变。开始那些天，机关食堂伙食好啊，四菜一汤，饭尽吃。后来喊办公共食堂，也一样，吃饭不要钱，8个人一桌，围着敞开肚皮吃。报纸登，小麦产量一亩地达到8000多斤，中稻产量一亩要收13万斤，高粱的亩产量都是2万多斤，连外国的报纸都说，中国人一年收的粮食，赶得上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产量了，吃不完啊！随意地打饭来吃罢。可是，没多久就不行了，大木桶里的白米饭变成了‘大头稀饭’，后来，变成稀饭了。稀饭太稀，还不多啊，打饭的时候就抢起来了，一抢稀饭洒得到处都是，桌上、地上，身上、脸上。那成何体统，就改为吃罐罐饭，按人定量，用罐罐、饭盒打来吃。慢慢地，机关干部定量就减少到每人一个月的21斤。21斤不够吃啊，又长期没有油、没有肉吃，肚子很快就饿了。对于商品粮和户籍制度保护下的城里人来说，粮食的稀缺还可以辅之以红薯干、豆腐渣饼子来补充，一切都凭证凭票供应副食、点心、糕饼，犯浮肿病的人很普遍；那一年我也患了浮肿病。而对于靠天吃饭的乡间农村而言，农民的命运必然和逃荒要饭、死亡联系在一起了。在我患浮肿病那一年的秋冬，村寨上吃树皮、草根、死人，甚至人吃人的消息已开始悄悄传播。”

欧阳中一讲开，就收不住。田健愣怔地望着他，相信他说的这一切全都是实情，只是，这些事情同贺兴雨之死又会有什么关系呢？

田健端起杯子，细细地品尝着名为雾山滴露的白茶。真是好茶啊，味儿醇，还有股特别的幽香。他喝着茶，耐心地倾听欧阳副主席给他摆龙门阵。

欧阳中的手一摆：“再后来，领导上提出，以‘保命为主’，尽量减少工

作量。上班就是坐着。尽量少动，少消耗。我就利用这段时间的空闲，慢慢地将前段工作中积累的数字，编出了《安江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时间是从1949年至1957年。”

越说越远了，从六十年代追溯到四五十年代。田健心里说，却不便打断欧阳中的话，只能听他讲下去。

欧阳中道：“突然有一天，记得是阴雨天，下午三点过钟，窗户外头晦暗得像黄昏一般，计委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任，是个老八路，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用严肃的语气给我交代了一个任务。‘你到安江宾馆去报到，那里在开县委书记会议。听清楚了，他们带来了现有人口数据，你去计算一下各县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多少？记住了，这件事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你家人，做完以后就把它忘掉。有没得困难？’说着。老八路的一双眼睛瞪得老大，严肃地瞪着我。我机械地摇了一下头，老八路把手一挥，眼睛朝着大门瞅了一眼，说：‘没困难，你就马上去，现在就去，赶到会上去吃晚饭。’”

田健忖度着欧阳副主席的用语：非正常死亡。在田健曾有过的刑警生涯中，非正常死亡是指的莫名其妙的死亡。自杀、他杀、谋杀、猝死、溺水而死、坠楼而亡……当然都是非正常死亡。但是，是怎么死的就说怎么死的，一般不用“非正常死亡”这组词。联系欧阳副主席前面讲到的话，田健理解欧阳副主席所说的非正常死亡，其实说的就是饿死的人。为了表明自己在认真细听，田健问了一句：

“是让你去会上统计一下整个安江地区饿死的人数？”

欧阳副主席扫了田健一眼，不等田健捕捉到他目光中肯定的含意，欧阳中就把目光移开了，似要挥赶苍蝇般把手一摆道：“就是这个事。在我利用空闲统计的《资料汇编》中，已经收集列出了各个县分年的年初人口、年末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据此统计了每个县各年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应该说1957年之前的各种统计数，是准确的。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用历年正常年度平均的出生率、死亡率，计算出正常情况之下，现在应有的人口。再与县委书记们带到会上来的实际人口数相减，就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了。”

是想尽可能地表达清楚吧，欧阳副主席解释得非常细致。田健则早已听

明白了，欧阳副主席是想表明，他当年所得到的饿死人的数字，是科学的和有充分依据的。但田健不敢再插话，他刚才唐突地问了一句，欧阳副主席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厌烦的表情，不晓得是这个话题太过沉重，还是欧阳副主席不习惯于下属插话，总之，田健打定了主意，只侧起耳朵倾听，不再发问。

欧阳副主席停顿了片刻，摊开一只手，晃动着说下去：“我把各县饿死人的数字统计出来之后，立即送到领导那儿，连一张草稿纸都没有留。我怕泄密啊，一个数字都不敢往脑子里装。当年一个叫老面条的知青写大字报追问死了多少人，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小爬虫。所以，只是……只是当年我将安江地区各县的现有人口相加，只有310万人时，我大吃了一惊。我怕自己加错了，连续加了几遍，哪会错呢？这是简单的算术嘛。想一想，1957年末的总人口数是370万人，这个数字我经常引用，想忘也忘不了。”

说到这里，欧阳副主席沉重的喘息起来。

田健见他累成这样，愣怔地瞅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要讲他说话累，田健听得也累啊！还用算吗，三年困难时期，安江地区活活饿死了60万人。这个数字一跳出来，田健顿时觉得自己心跳加速，喘气声也粗重起来。

欧阳副主席喝了一口茶，对田健道：“喝茶，喝。你莫怪我，从此以后，60这个数字，成了我绝大的一个精神负担，一个忌讳。哪怕是无关紧要的地方，有人提到60，我的神经都会紧张一阵。”

田健同情地问：“这是为啥子？”

这会欧阳副主席脸上没有任何反感和厌倦之色，他正视着同田健道：“小田，你想嘛，一方面，领导派我这个任务，是对我的信任，我不能辜负了领导；另一方面，又怕泄密，犯错误，去坐牢。哎，就像为我计算出来的数字做注解，第二年春耕时，地委专署抽调干部下乡去帮助村寨上插秧，我去到的那个小寨子，生产队里90多个人，饿死一半。全队只剩下两个大男人，一个队长，一个会计，所有的水田就由他两人负责犁田，我们下去的干部帮助插秧，累了一个多月，才把全队的水田栽上秧子。饿死那么多的人，地委书记撤了职，死人最多的安江县副县长、兼着一个区的书记被枪毙了！这就是那个年代里Z省有名的‘安江事件’。”

田健这才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说了半天，欧阳副主席的“安江事

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一件往事，作为后人，田健听到耸人听闻的“60万”这个数字，虽然骇人，但并不对此大惊小怪，在欧阳副主席那个年代，这是绝对的秘密，如今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连水稻专家袁隆平，在广州接受采访时，都说过：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他都在路上见过5个饿殍。安江死去的60万人，包括在这几千万人中间吧。欧阳副主席是亲历者，耿耿于怀，经久难忘，情有可原。只是这个“安江事件”，和欧阳副主席花这么多口舌所讲的这些往事，与破贺兴雨之死的谜，有什么关系呢？

田健仍是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有一点是令田健怦然心动的，仅仅是听了欧阳副主席这一番话，他顿觉自己和欧阳副主席之间，瞬时拉近了距离。如果说来赴聚伴茶室之约前，欧阳副主席对他来说，还是高高在上的省部级干部的话，这会儿，欧阳副主席于他田健来讲，则是一个可敬可亲、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感的老人。

田健的心绪平和下来，睁大双眼望着欧阳中。

欧阳中淡淡一笑，像洞悉田健心事一般道：“‘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有人贴大字报，要把撤了职后又在省里水利厅任职的前地委书记揪出来斗，在揭发他罪行时，大字报上公布了饿死的人数。我听说后连忙跑到地委礼堂去看，看到的就是我计算的那组数字。我既轻松又感到恐惧。轻松是因为，从今往后，我再不会有犯泄密错误的可能了。可随之而来的恐惧是，这组数字是怎么泄漏出来的呢？不是说连家人都不能讲嘛，现在怎么大白于天下了？我的眼前立马掠过了当过老八路的行署计委常务副主任的脸，他对我说要保密时的严肃脸色，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计算结果是交给他的，我不曾泄密，那么难道泄密的是他？我都不敢往这念头上想，他是领导不错，可他的上头还有领导啊！地委书记、副书记，专员、副专员还有省计委，都有可能获知这组数字。哎呀，太复杂了太复杂了，我都不敢往那个深处去想。只要这件事和我没关系那就行了。果然，没几天，新的一批大字报很快将写有饿死人数字的大字报覆盖了。从那以后，直至今日，果然没有任何人来找过我的麻烦。”

欧阳副主席说完话，端起茶壶，先往田健杯子里续水，田健连忙往桌面上叩指，欧阳副主席又往自己的杯子里续水，遂而拿起小杯，一饮而尽，双

眼目不转睛地盯着田健，问出一句：

“你明白了吗？”

田健困惑地摇头，他实在不明白，这一段历史，半个世纪之前的安江事件，和50年后也被称为“安江事件”的贺兴雨之死，有啥子内在的关系？

欧阳中揶揄地一笑，一点也没有责备田健迟钝的意思，他放低了一点声气，指点迷津一般往田健跟前凑了凑，说：

“贺兴雨是地革委会结合的土改根子，他是从安江县调到安江地委来的干部。而他，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安江事件’里被议论得最多的人……”

田健几乎要从座位上跳起来：“‘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个‘安江事件’？”

欧阳中凝神地盯住他，反问：“你不曾听说过？”

田健淡淡一笑：“我是1969年出生的……”

“难怪，”欧阳中表示理解：“‘文革’中的‘安江事件’，发生在你出生之前的前一年。跟你说，追究贺兴雨之死，就得从‘文革’中的安江事件查起，而‘文革’期间的安江事件，又同三年饿饭时的‘安江事件’，有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小田，贺兴雨莫名奇妙的死，被人称作‘安江事件’，不是没有缘由的啊！”

田健只觉得脑壳里头，又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他怅然抬起头来，走廊上响起一阵脚步声，刚才引他到201室来的小林，出现在门口。

欧阳中抬起头，对小林道：“我晓得了，你让车开过来，我马上下楼。”

田健明白了，欧阳副主席还有其他应酬，他记起来了，从省政协副主席任上退下来，欧阳中似乎还兼着一个什么学会的职务，他忙呢！和田健热烈地握过手，并说茶账小林已经结清，你尽可以在这里再品几口茶，欧阳副主席在小林的引导下离去了。田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地坐了好久、好久，他翻来覆去地把欧阳中刚才那一席话，想了又想。心底深处，怎么总觉得，自己趁着《蓝月亮》出版的势头，提出要去采访“安江事件”，跟踩着地雷似的。

1959年美联社东京8月26日电：共产党中国星期三向世界承认，它去年在工农业方面的“大跃进”摔得很厉害。它在一篇空前的自白书中承认，它所吹嘘的在1958年取得的创纪录的进展跟实际情况相差很远（《大参考·启示录》第一卷412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公开出版，后面引言同）。

二

贺兴雨死得十分蹊跷。

他的尸体是在凉爽的清晨发现的。鉴于他曾当过安江市政协主席的身份，警察很快到了现场。居民们后来听说，有几个警察没吃早饭就赶来了。

如果不是一个不可解释的情节，贺兴雨的死因在警察们出现场时就能定下来，跳楼自杀或是失足坠楼致死。因为他住在安江湾小区的七楼上，他的尸体就在自家阳台的楼脚下，不慎坠楼的可能性最大，也最能解释这一意外事件。

唯一不能自圆其说的是，他的尸体头部钻进了蓄水池的顶盖下。乍一眼看去，他好像钻到蓄水池里正在朝底下张望。

莫非他坠楼之后没有马上死去？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挣扎着爬到蓄水池顶盖底下？抑或他是口渴难忍，想去喝一口水？